

經部

論語類考卷十六

明　陳士元　撰

飲食考

醯

朱子曰醯醋也

元按周禮有醯人掌五齊七菹註云齊菹須醯而成

集韻云醯酸味也釋名云醯苦酒也六經無醋字讀

漢書始見

醬

馬融氏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朱子曰食肉用醬各有所宜

元按内則云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説文云醬醢也集韻云醬醢也周禮膳夫云凡王之饋食醬用百有二十罋註云醬謂醯醢也令人則謂醯為醋不謂醬為醯矣風俗

通云雷不作醬世謂令人腹内雷聲王充論衡云作豆醬惡聞雷欲人急作不欲積久也太平御覽云子路感雷精而生尚鬬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是又以醢即醬也

祭肉

元按祭肉謂之胙左傳云宰孔賜齊侯胙史記云天子賜楚成王胙是也胙亦謂之福說文云胙祭福肉也穀梁云胙致福肉也周禮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

受而膳之註云致福謂進祭祀之餘肉故左傳謂申生致胙於公而國語則謂致福於公是福即胙也祭於公君廟之胙也朋友之饋家廟之胙也朋友且拜則拜公胙可知胙肉生曰脤熟曰膰孟子云膰肉不至謂熟胙也

腥

朱子曰腥生肉

元按生肉有腥氣故謂之腥少儀云切葱若薤實之

醢以柔之註云殺腥氣也周禮庖人秋行犢麛膳膏腥註云膏腥雞膏也此特論因時煎和之法然凡肉之生者皆謂之腥不獨牛羊雞魚而已又飲食之穢者亦皆謂之腥書云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是也又郭璞註爾雅云飯中有腥謂有生米也

膾

朱子曰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

元按朱子之言出少儀鄭玄註云聶之為言牒也先

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孔穎達郊特牲疏云先腜而大臠切之然後報切之金履祥云報切之者再横切也詩云炰鼈膾鯉内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言不得兼用也

魚餒

朱子曰魚爛曰餒

元按爾雅魚謂之餒郭璞云餒内爛也春秋僖公十九年梁亡公羊傳云梁亡魚爛而亡也何休云梁君

隆刑峻法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内發也

肉敗

朱子曰肉腐曰敗

元按爾雅云肉謂之敗郭璞云敗臭壞也說文云敗毀也集韻云敗破也故兵陣外破者曰敗肉謂之壞者腐自外入也

肉味

元按說文云味滋味也味有五酸醎甘苦辛周禮瘍醫云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醎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是也

市脯

元按禮記云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鄭玄註云脯析乾肉也東方朔云乾肉為脯周禮腊人掌乾肉凡脯腊之事註云薄析曰脯夫脯為薄析之乾肉則朱子釋束脩以為脯者非也

沽酒

元按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月令云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酒經云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菀甜醹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沽酒集註以沽為買然鄭玄註酒正職

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穎達疏云功沽謂善惡是酒之善者為功惡者為沽也或曰酒以久為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沽酒是再宿之酒耳

食精

朱子曰食飯也精鑿也

元按春秋運斗樞云粟五變而烝飯可食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

秬闔津九章云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五十糳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風土記云精折米十取七八朱子謂精爲鑿鑿與糳同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爲糳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糳異矣

薑食

朱子曰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元按内則云楂棃薑桂又云屑桂與薑以洒諸上是薑爲庶羞之所必用者孔安國云齊禁葷物薑辛而

不臭故不去夫雖齊亦不去則常食之有薑可知史繩祖學齋佔畢云王介甫問不徹薑食之義於劉貢甫貢甫善謔隨對曰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智者過於道孔子以道教人故勸人食薑以愚其智耳其意蓋戲介甫之鑿於經學也朱子詠薑詩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自註云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也古人格物之學一草一木無不精到如此

疏食

朱子曰疏食麄飯也

元按集韻云疏粗也故朱子以疏食為粗飯韓子云孫叔敖為令尹糲飯菜羹晏子春秋云晏子相齊食脫粟飯是也又孔安國云疏食菜食也蔬疏古字通用何春孟云蔬食乃乏米以蔬充食不但無肉耳東觀漢記趙孝建武初穀食少孝夫婦嘗蔬食而以穀食陰讓弟禮夫婦禮覺亦不肯食遂共蔬食是蔬食

者非穀食矣論孟蔬食之云蓋如此

菜羹

元按爾雅云肉謂之羹郭璞云肉臛也邢昺云肉臛者儀禮所謂膷臐膮是也廣雅云羹謂之湆詩云毛炰胾羹左傳云潁谷封人食舍肉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戰國策云羊羹不徧是古人以肉為羹也羹食自諸侯至庶人無等今云菜羹者以菜為羹如肉則所謂芼羹晉史所謂蓴羹也孔子厄於陳蔡七日

不食藜藿不糝葢藜羮以米汁糝之不糝者未成羮也史記云堯有天下粢糲之食藜藿之羮是也

饋

元按篇海云饋餉也凡以物遺人謂之饋如饋藥饋車馬是也進食亦謂之饋周禮内饔選百羞以俟饋禮記云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是也又庖厨亦謂之饋易云在中饋是也歸孔子豚魯論語歸作饋

盛饌

朱子曰饌飲食之也

元按弟子以酒食饌先生者常禮也主人以盛饌供賓者隆禮也凡主人侍食於長者則親為之饋既有盛饌則親饋可知曲禮云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註云饋進饌也孔子見盛饌必變色而作朱子以為敬主人之禮者謂其親饋耳

亞飯　三飯　四飯

朱子曰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元按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馮奇之云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朱子云諸侯三飯故魯之樂師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愚謂不然亞次也亞飯之後有三飯四飯則亞飯之前必有初飯矣使魯止於三飯則於禮樂未甚僭也樂師又何以他適乎蓋古者天子一日四飯魯用天子禮樂亦一日四飯所謂干

繚缺者乃各飯時作樂侑食之官不言初飯者或主

初飯之官不他適耳

變食

朱子曰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

元按不飲酒不茹葷之説出莊子葷者辛臭蒜屬葷

且不茹則他物可知此孔子謹齊之事愚嘗因是歎

釋氏齊素之不經也釋氏以三五九月為三長月故

奉佛者不飲酒不茹葷其說云天帝以大寶鏡輪照

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州故當食素以徼福
官司謂之斷月俗又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
之或又謂唐時藩鎮涖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甚多
故不欲以其月涖任他官則不爾也晉書禮志云穆
帝納后不用九月為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
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稱五月不可入官犯
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
於其位乎然則正五九之忌月相承已久竟不曉其

義何所取事起何時

車乘考

殷輅

馬融氏曰殷車曰大輅

朱子曰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葢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元按路輅古字通用正義云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是也註左傳者謂車行之道路故以路名之謬矣若然則門寢之制豈亦行於道路乎通典云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殷因鉤車而制大路周因殷路而制五路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又

王后亦有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

彫面鷖總翟車貝面組總輦車組輓而孔子所謂殷

輅蓋即周之木路也革路鞔而漆木路漆而不鞔錫

在顱鉤在頷朱者勒之色龍者勒之飾樊纓以組為

之與冠纓同五采一匝為就錫也鉤也朱也龍勒也

玉金象革四路皆有之木路則質而已尚書顧命云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

輅在右塾之前註云大路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

象輅也次輅革輅木輅也葢周以玉輅為大輅而殷之大輅則木而已左傳云大路越席昭其儉也服虔以大路為木路而杜預則以大路為玉路葢不知玉路乃周之大路而非殷之大路也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註云大路木路漢祭天乘殷之路謂之桑根車是已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註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殷尚質無别彫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殷有三路先路次路大路也然諸侯有先路次

路亦有大路樂記云大輅天子之輅所以贈諸侯雜記亦云諸侯之賵有乘黄大路相隧以後路註云後路次路也葢周之天子大路乃玉路而諸侯之大路則金路非殷之木路也左傳鄭以先路三命之服賜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産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晉三帥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與師又僖公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定公四年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襄公十九年王賜鄭子僑以大路

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杜預謂賜魯衛晉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僑之大路當是革木二路也

輗軏衡

包咸氏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又曰衡軛也

朱子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元按易云服牛乘馬是古者駕車或以牛或以馬也
大車之轅直小車之輈曲轅者鉤衡木也轅端横木
端猶前也轅前横木謂衡也衡亦謂之軛詩箋云車
前曲木上鉤衡者謂之輈輈即轅也轅前有軛謂曲
木以駕牛肩而聯於横木也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
據周禮註則田車木路兵車革路乘車金路玉路象
路然巾車所掌之服車有五皆可謂之乘車也吳伯
章云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輿下曲其末而上鉤

於衡衡下缺去七寸以扼馬領使不得出謂之軛其軛之平處謂之衡衡與軛一木也轅所以鉤而就之耳

式立

邢昺氏曰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

朱子曰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元按式與軾同古者乘車皆立惟老人與婦人坐乘

耳然馬驟車馳有難於立故於車上横立高木五尺五寸謂之較使乘車者依之以立焉或遇有所敬則當輢躬故又横一木高三尺三寸在較下謂之式有敬則俯躬而馮之又於式上横一木二尺二寸謂之較詩云倚重較兮是已考工記云輿人為車叅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云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又云叅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註云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其田車乘車皆與兵車之式

同而曲禮則云兵車不式註云尚威武不崇敬也豈兵車戰時撤其式乎抑車式尚存而武人無所用式乎

執綏

邢昺氏曰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

元按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又云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又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註云取貳綏者貳副也綏

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綏二副而升也并轡授綏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者謂爲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少儀云以散綏升執轡註云散綏副綏也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註云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也又詩云淑旗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此所謂綏即

孔子升車所執之綏也然綏之取義不一明堂位云綏謂大麾旌旄之屬詩云福履綏之箋云綏安也所謂綏之斯來亦取安義左傳文公十二年秦晉出戰交綏註云未致爭兩兩退曰綏司馬法所謂將軍死綏是也曲禮云武車綏旌註云綏謂垂舒之也曲禮又云大夫則綏之註云綏下也此所謂綏皆與升車之綏不同

車中

包咸氏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軶旁視不過

輢轂

元按曲禮云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

尾顧不過轂註云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葢車輪一

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四寸徑一圍三總一規

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丈九尺六尺為十六步

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包邢謂前視不過

衡軶與曲禮異矣不內顧者即禮所謂顧不過轂也

轂居輪之中輪有三十輻周圍輳之外裹以革内置鐵輨而軸横其中謂之轂孔頴逹云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是也不疾言不親指者即禮所謂不廣欬不妄指也車中不内顧古論語作車中内顧

執輿

朱子曰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

元按爾雅轡首謂之革郭璞云轡靶勒也又字林云

靶轡革也是轡首即革耳古者乘車駕四馬凡八轡

詩云執轡如組孔安國氏云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

於彼朱子云轡令之韁也執轡乃僕御之事子適衛

冉有僕故知此本子路御而執轡孔子代之也執轡

而長沮曰執輿輿之疾徐在轡之操縱執者收攝在

手之義執輿謂執轡止輿以待子路之問津也

論語類考卷十六

論語類考卷十七

明 陳士元 撰

冠服考

周冕

邢昺氏曰冕者冠之别號世本云黄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残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

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榦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制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台有司采

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袞冕十二斿驚冕九斿毳冕七斿希冕五斿玄冕三斿斿各十二玉公之袞冕九斿九玉侯伯七斿七玉子男五斿五玉孤三斿三玉大夫二斿二玉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名冕焉欲其位彌高而志彌

下也

朱子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黄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元按周禮司服云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羣祭小祀則玄冕註云衮卷龍衣也其衣五章裳四章鷩冕裨衣也其衣四章裳三章毳冕

罽衣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希冕刺粉米無畫也其衣無文惟刺黻而已又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註云繅雜文之名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玉藻所謂前後邃延是也袞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

毳衣之冕七斿用玉一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一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者繅斿如其命數也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緑又禮記云天子為藉冕而朱紘諸侯為藉冕而青紘謂之紘者以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為

之飾陳祥道所謂冕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是也虞書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之十二章故通典云虞備十二章夏殷相襲不變而鄭玄註周禮冕服惟有九章其三辰則登於旗何其說之異也夫自堯舜垂衣裳至周而儀章日著孔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物之備尊卑有辨也豈虞備十二章而周乃惟有九章乎又謂上公冕服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以別上下

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
而鄭玄則謂日月星辰之章乃魯禮也豈周制止九
章而魯反有十二章乎鄭註之難據如此

黻冕

邢昺氏曰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為之制
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黻之色皆赤尊卑以淺深為
異天子純朱諸侯黄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
皆有黻故稱禹黻冕左傳云晉侯以黻冕命士會蓋

韍制雖同而冕制有尊卑耳周禮五冕孫之服自希冕而下則晉侯以韍冕命士會者當是希冕也

朱子曰韍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

元按韍與韠制同而名異禮記作韍易作紱詩作芾記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服葱衡蓋韠之色因乎裳而記謂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皆祭服之韠也君祭以冕服冕服朱衣纁裳故

朱韠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故素韠士祭以玄端玄端則雜裳可也故爵韠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弁纁裳故緼韍所謂一命緼韍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以玄冕玄冕纁裳故赤韍所謂再命三命亦韍是也韠之為物以其茀前則曰韍以其一巾足矣則曰韠以色則曰緼以緼之質則曰韎韐葢古人稱蒨草為茅蒐讀茅蒐之音為韎韐緼乃蒨所染故稱韎韐

也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韎韐詩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以朱而諸侯朝王則赤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芾與紱同易之朱紱方來困於赤紱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韍以韎韐葢兵事服韋弁韋弁緯裳故貴者以朱韍畀者以韎韐也左傳云袞冕韍珽疏云韍韠同制也禮書云韍長三尺以

象三才頸五寸以象五行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與山大夫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玄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惟天子備焉然則邢昺所謂尊卑韍制相同謬矣孔子稱禹致美乎韍冕先言韍者韍之制在冕之先也詩云常服黼冔註云黼黼裳也黼冔猶言黼冕也禹之韍冕雖無所考見然曰致美則比唐虞之禮有加但不如周冕之文盛

耳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郊特牲云委積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是收者禹之弁名而毋追乃禹之冠名也

麻冕

朱子曰麻冕緇布冠也以三十升布為之

許謙氏曰冕冠總名冕名五衮鷩毳希玄天子諸侯

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五冕有九等其一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為八等與十二旒共九等天子用十二旒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冕弁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集註以冕為緇布冠亦總名也

元按古者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所謂十二旒九旒而下者是也惟有位者得服之弁亞於冕所謂周弁殷冔夏收是也冠亞於弁所謂委

貌章甫毋追是也弁與冠自天子至於士皆可服焉
夏殷之祭用弁葢未嘗以弁亞於冕也而周制始以
冕弁定尊卑之分庶人以冠士以弁不得服冕大夫
雖可服冕而私家之祭則不敢用是冕與冠異也而
集註以冕為緇布冠者何也邢昺云冠者首服之大
名冕者冠中之別號胡祖義云冕冠上板也緇布染
布為赤黑色故謂冕為緇布冠麻冕績麻為布以為
冕記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葢古人不輕於蠶繅以

布為重但以粗細色素為吉凶以縷數為差等八十縷為一升升者登也登者成也禮朝服十五升布冠倍之吉服冠冕最貴故以三十升極細之布為之漢食貨志云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朱子謂古尺一幅闊二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今之極細絹古尺短於今尺若再盡十五升是又加一千二百縷則一幅當不止二尺二寸葢以周尺之二尺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程子謂周尺當今

尺五寸五分弱則令尺之一寸計縷幾二百是一寸當爲百箚此所以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絲謂之純者絲之始繅素質未染故曰純也中古吉服雖用絲然猶以布爲貴故冠冕皆用布書云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是也至孔子時或有爲純冕者其用功省約而可從故孔子服周之冕者尚其等儀之辨而純冕從衆者取其儉不廢禮也

冕衣裳

朱子曰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

元按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夫冕雖卿大夫可服然服之亦有其時卿大夫服冕以朝及服冕以助祭其次則受遺奉冊服之書謂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非此三者不得服冕雖私家奉祀亦不過服皮弁而已冕之旒衣裳之章皆視命數以為隆殺不敢越也

通典云上古衣毛後世以麻易之先制其衣後制其裳黄帝堯舜垂衣裳葢取諸乾坤故衣玄而裳黄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色始為文章以表貴賤而天下理此衣裳之始也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其當朝祭之會而未為魯大夫之時乎魯論語冕作弁鄭玄註云魯讀弁為絻

玄冠

朱子曰喪主素吉主玄

元按雜記云委武玄縞而後蕤註云玄玄冠也凡禮家稱玄端者玄謂玄冠端謂朝服惟玉藻所謂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諸侯玄端以祭乃指玄冕而言其餘玄端皆謂玄冠朝服也特牲饋食禮云主人冠玄冠又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註云玄冠委貌也委貌周冠名周語云晉侯端委以入武宫是晉侯亦服玄冠也玉藻又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齊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

冠也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李曰華謂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竊謂古者冬裘夏葛冬之朝服先服羔裘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始服玄端之衣與玄冠相配君臣視朝皆用之若祭用朝服則冬服亦當有羔裘矣是羔裘亦可以為祭服而玄冠亦可以為朝服但朝祭俱吉服故不以弔也周禮司服云凡弔事弁經服註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經大如緦之經其服錫縗緦縗疑縗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縗為弔

服又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縗而喪服舊說則以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非也素委貌乃庶人弔服而士當用弁經疑縗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也集註喪主素所謂素者如檀弓奠以素器之素言無文采也然弔祭之服其袂侈制與常服不同非謂以白素為弔服而已

章甫

朱子曰章甫禮冠

元按郊特牲云章甫殷道也註云道者常所服以行道之冠蓋周曰委貌殷曰章甫夏曰毋追毋追一作牟堆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盃前高廣後卑鋭章甫高四寸半後廣四寸前櫛周之委貌蓋亦損益乎章甫之制章者明也甫者丈夫之稱言冠所以表明大夫也故公西赤服之而為相是周人而用殷冠也輔廣云章甫緇布冠也與毋追委貌相

此皆以漆布為之是三代之冠不甚相遠也孔子殷人也居宋章甫者其亦思殷道也夫

端

邢昺氏曰鄭玄云端玄端諸侯日視朝之服蓋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王制云周人玄服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即此云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鄭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

玄為裳中士以黄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朝服也

元按周禮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齊服有玄端素端則玄端素端非特士之齊服而已鄭玄云端者取其正也蓋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然謂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

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袪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故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弔祭及餘衣之袪侈則玄端之袂必端許謙氏云端衣名也布幅二尺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是也古者端衣或配以冕或配以冠玉藻云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大戴記云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云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此配以

冕者也冠禮云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玄冠

玄端左傳云劉定公端委以治民又云晏平仲端委

以立於虎門晉語云董安于端委以隨宰人周語晉

侯端委以入武宫此配以冠者也夫周禮謂玄端為

齊服然諸侯與士又以為祭服玉藻云諸侯玄端以

祭特牲饋食禮云主人冠端玄是也大夫士又以為

私朝之服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是也天子至士又

以為燕服玉藻云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内則云子事

父母冠緌纓端韠紳是也卿大夫士又以為朝服其視齋祭之玄端特易其裳耳凡為擯相者當服朝服聘禮云使者朝服帥衆介是也故公西赤云端章甫願為小相両陳祥道乃云齋祭之服尚玄若朝服則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其意蓋據儀禮云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云主人朝服則冠服玄端雜記云公襲朝服一玄端一皆以朝服與玄端並言故謂玄端非朝服也蓋不知齋祭之玄端

上衣下裳俱用玄非齊祭則其玄端乃衣玄而裳不必玄也朝服之衣用玄端而尊卑以裳别豈可謂玄端非朝服而不可以擯相也哉

朝服

孔安國氏曰朝服皮弁服

元按孔氏以朝服為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鄭註云此臣與君視朔之服也故孔氏以皮弁為吉月之朝服然鄭註又云皮弁者以白鹿

皮為冠也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又素衣麑裘為視朔之服是冠與衣之色俱白矣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註云皮弁之衣用緇布而裳則積素以象皮弁耳此又與素衣麑裘裳不合也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註云韋弁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皆三采孤璂飾四五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皆二采此

皮弁之制也記云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朔視朝朝服以日視朝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素積祭儀云君皮弁素積以迎牲又云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又云大學始敎皮弁祭菜然則皮弁之服豈但施於視朔而已哉蓋皮弁乃天子至士通用之服以儀禮士冠士喪考之則皮弁之上有爵弁以周禮司服考之則皮弁之上有韋弁但不如皮弁之用為多也孔子於吉月

必朝服而朝者葢致仕不忘其君而孔邢俱以朝服為皮弁服其或以魯君不視朔乃服視朔之服以存禮也乎若夫因君視疾加朝服拖紳者乃玄端常朝之服因鄉人儺而朝服立阼階者乃祭服耳葢大夫祭以朝服冠以皮弁服祭服以存室神也

帷裳

王肅氏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也

朱子曰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

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元按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必有殺縫故喪服之制裳内削幅註云削猶殺也輔廣云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襞積即今衣摺也陳傅良云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

為十二幅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劈積兩旁有斜裁之殺縫殺也者謂要殺於齊一半也

論語類考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類考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袁瑩

論語類考卷十八

明　陳士元　撰

冠服考第二

紳帶

邢昺氏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

朱子曰紳大帶之垂者

陳祥道氏曰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

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緑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飾也飾帶君朱緑大夫玄華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繚四寸則

結處再繚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緑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辟者備辟垂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緑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緑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緑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

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縪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韠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束則失之太文紳韠結三齊然後為稱則有司之約韠蓋亦長二尺五寸也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於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為黃以凡帶為有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為裨以二寸為士

帶廣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禪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

元按古人之帶二有革帶有大帶革帶以皮為之用以懸佩亦以繫韍在裳之上衣之內易云鞶帶內則云男鞶革玉藻云革帶博二寸士喪禮云韐帶搢笏左傳云鞶厲游纓楊子云綉其帨鞶是也既服革帶然後於衣上加以大帶大帶以繒為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深衣之帶詩云垂帶

而厲毛萇杜預皆以厲為帶之垂者是也玉藻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紳韠結三齊註云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為三齊也革帶與韠其用相因則革帶之色當與韠同而大帶施於衣上其朝祭常服之制及君臣貴賤之等必有不同也故公西赤之束帶立朝與孔子之朝服拖紳皆朝服之帶而子張所書之紳非居士之錦帶則弟子之縞帶耳

佩

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許謙氏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珩璜衝牙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若事佩則如內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

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是也紛帨拭物之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石也小觿解小結大觿解大結狀如錐銳以象骨為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彄遰刀鞞也玉藻又云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鹽鐵論云子思銀佩

元按釋名去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二也君子居喪則去佩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績結佩而爵韠去喪則無所不佩詩云

雜佩是也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故非僻之心無自入也然古制佩綬長短無所考見漢制貴者綖長三尺二寸甲者綖長三尺佩之綫曰綖所以貫玉也蓋與紳相比矣豈古制亦若此與

紺緅飾

邢昺氏曰紺玄色緅淺絳色孔氏云一入曰緅按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今俗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謂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緅未知何據又云緅者三年練服則似讀緅為縓按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註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内縓為

飾喪服也又云紺為齊服盛色者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為青赤色齊服也皆不可為領袖緣飾

朱子曰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

許謙氏曰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縓再入曰䞓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緅六入曰玄玄即紺也七入曰緇經所謂不以紺緅飾者則齊用玄衣已明緅在朱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為何用

而决非飾練之縓矣

元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此三者皆以丹汁染之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夫爾雅與考工記皆不言四入六入之色然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註云朱則四入者是更以纁入赤汁而為朱也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黒於涅涅即黒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為朱若不入赤汁而入黒汁則為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黒汁則為緅所

謂五入為緅是也紺緅相類之色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則為玄是六入為玄故士冠禮註亦云玄六入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為緇是七入而為緇玄緇亦相類之色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為玄端也然則紺蓋四入之色而邢氏許氏以玄即紺似謬

寢衣

孔融氏曰今之被也

朱子曰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

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葢以覆足

元按齊寢不以衾致嚴也謂之寢衣其制或與衣相類但長半以覆足可寢而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豈可以為今之被哉

袗絺綌

朱子曰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元按鄘風君子偕老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註云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歛飾也夫展衣者禮衣也禮衣蒙於絺衣之上則絺衣之内必有中衣以表絺衣也綌乃麤葛而縐絺則葛之極細靡者然論語表絺綌絺綌在外也詩蒙縐絺縐絺在内也說文云袗玄服也若以絺綌染為玄服即當為表不宜别有禮衣以蒙之矣

緇衣羔裘

邢昺氏曰中衣外裘其色皆相稱緇衣羔裘謂朝服也

朱子曰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

元按朱子謂衣以裼裘欲其相稱以單衣加裘上而見其美曰裼以全衣蒙之曰襲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裼以單衣故曰裘之裼也見美服之襲也充美不文飾不裼是也舊註以羔裘為朝服詩鄭風云

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也檜風云羔裘逍遥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云羔裘豹袪註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也夫鄭風唐風以羔裘刺在位之臣而檜風則大夫賦羔衣以憂其君者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又鄭風緇衣註云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著羔裘上之緇衣也又周禮司裘云掌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

之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是緇衣羔裘又為祭服矣

素衣麑裘

邢昺氏曰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

朱子曰麑鹿子色白

元按聘禮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服麛裘但君之麛裘以麛為褎臣則不敢純如君用青豻

褻其裼衣君臣亦有異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裼若聘禮君臣同用麛裘但主君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然君臣視朔既可以同裼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裼乎玉藻註云絞蒼黄之色則非可以稱麛色矣孔子素衣麛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玉藻麑作麛而聘禮註引論語亦作麛裘按韻書麑與麛俱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黄衣狐裘

祁曷氏曰此大蜡息民之祭服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黄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黄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

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事息民之祭用黃衣也

元按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註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郊特牲既云皮弁素服而祭蜡矣又云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是蜡祭之後始為息民之祭息民臘先祖五祀故謂之臘祭是黃衣乃臘祭之服也月令云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割祀於公社又云

臘先祖五祀夫祈與臘不同然則皮弁素服而祭祈
來年於天宗者蜡祭也黄衣黄冠而祭臘先祖五祀者
臘祭也蜡以息老臘以息民周蜡於十二月即夏正
建亥之月左傳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宫之奇
曰虞不臘矣是臘與蜡同月也然蔡邕獨斷乃云夏
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鄭玄註月令臘
先祖五祀乃云此周禮所謂蜡也故註論語者遂以
黄衣狐裘為大蜡息民之祭服豈知蜡臘祭服不同

哉自秦以建丑之月為臘而後世因之遂謂裒曰臘昧先王息民之禮矣

褻裘

邢昺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也

元按許慎說文入聲糸部有紲字註引論語云紲衣長短右袂又五音篇海紲與褻義不同紲堅紲也褻私服也然紲褻同音皆思列切豈慎為音同而誤書耶夫慎在東漢與馬融鄭玄輩不甚相先後而融玄

註論語皆作褻裘不知慎何以獨作結衣也

狐貉之厚

邢昺氏曰狐貉之厚以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

朱子曰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元按豳風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毛長傳引狐貉之厚以居為證鄭玄註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貍以共尊者夫書傳多言狐裘而未嘗言貉裘據豳人取狐貍為公子裘取貉自為裘豈非

貉賤而狐貴乎說文云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後大死則首丘

敝緼袍

朱子曰敝壞也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

元按玉藻云纊為繭緼為袍鄭玄註云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緼謂今纊及舊絮也是緼袍者乃以纊與舊絮為之非枲著也枲牡麻也枲著者用枲搥細以當綿而著於袷衣之中也孔安國謂

緼為枲著是異於玉藻之緼袍矣葢因其與衣狐貉者立故云緼為枲著以見其貧而不恥也說文云袍繭也註引論語云衣弊緼袍而弊敝字不同

褻服

朱子曰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又曰青黄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緑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葢以木之青克土之黄合青黄而成緑為東方之

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黄克水之黑合黑黄而成騮爲中央之間色

元按齊夢龍云後世朝祭服緑服紫服緋制度服色盡變於拓跋魏杜佑云以紫緋緑青爲命服倣於隋帝巡游之時而其制遂定於唐然夏侯勝謂取青紫

如拾地芥楊雄謂紆青拖紫則漢時貴官之服已尚青紫非始於魏與隋也今考漢制百官服玄無服青紫者豈漢時章服尚玄而青紫乃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可得服耶不然何勝雄之致羡也夫謂紅紫不以為褻服則當時褻服或有用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紅紫間色禮記註作姦色

攝齊

朱子曰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

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

元按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玄註云齊裳下緝也蓋衣裳對言則上為衣下為裳偏言衣則可以兼裳記謂摳衣者乃摳裳也提挈裳齊使去地一尺則可升階無顛仆之患集註以齊為衣下縫然齊實裳下縫也

齊衰

邢昺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

朱子曰齊衰喪服

元按喪服有五斬衰齊衰大小功緦麻是也惟斬衰二者謂之衰其制同但緝不緝異耳喪服重極於斬衰其次莫如齊衰然齊衰服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之異用布則粗細不同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五服皆同惟於斬衰二服稱衰者以其用布當心長六寸博四寸謂之衰此斬衰齊衰所由稱也儀禮喪服篇載齊衰之制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

布帶疏屨三年者期者不杖麻屨者無受者子夏傳云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喪服又云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註云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也視斬衰三升冠六升

粗細有間矣

凶服

孔安國氏曰凶服送死之衣物

元按凶服説者多以為居喪之服是與上文齊衰相似故集註但云衰有喪而不明言為何凶服也孔氏以為送死之衣物即士喪禮所謂歛衾角柶君隧庶隧鬠笄弁帶布巾掩練瑱纊幎緇握決綦絇襲衣散衣之屬與雜記所謂子羔之襲曾人之贈皆凶服之類也或曰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謂斬衰齊衰之服後有負版孔子式凶服式其有負版者耳此説載於

玉唾壺與舊註異

襁

朱子曰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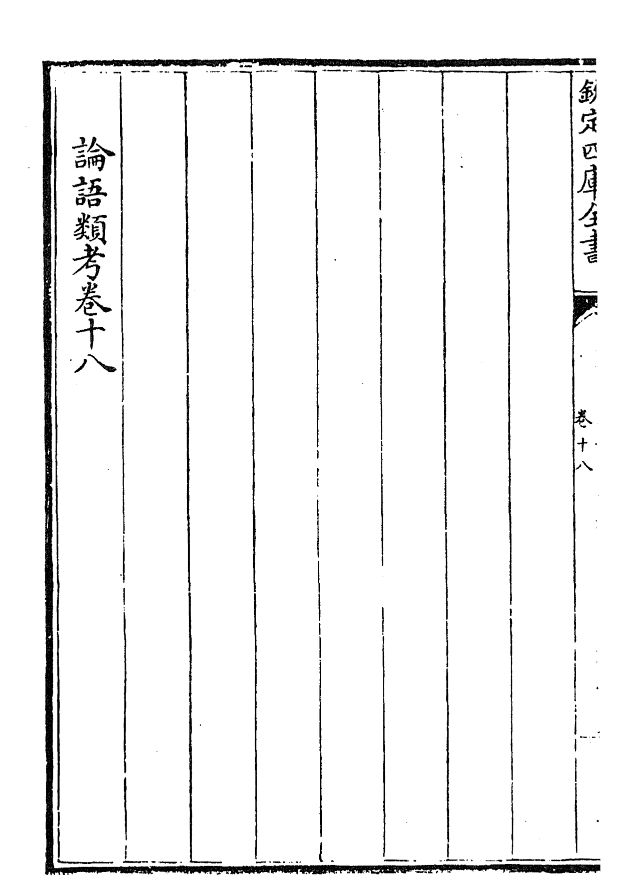
元按包咸云負者以器曰襁然襁字從衣非器也博物志云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

上邢昺疏云長丈二尺

左衽

朱子曰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元按衽有二義一為衽席之衽禮記云請衽何趾又云玉府衽席儀禮云御衽於奥中庸云衽金革是也故朱子中庸集註云衽席也然衽從衣而以為席者葢席緣以帛耳其一為襟衽之衽史云楚必歛衽而朝又云連衽成帷與此左衽是也衽本衣衿然集韻以衽為裳際兩通義又以衿為衣帶俱非葢衿與襟同襟胷衣也中夏胷衣掩幅向右惟夷俗向左故謂之左衽



論語類考卷十八